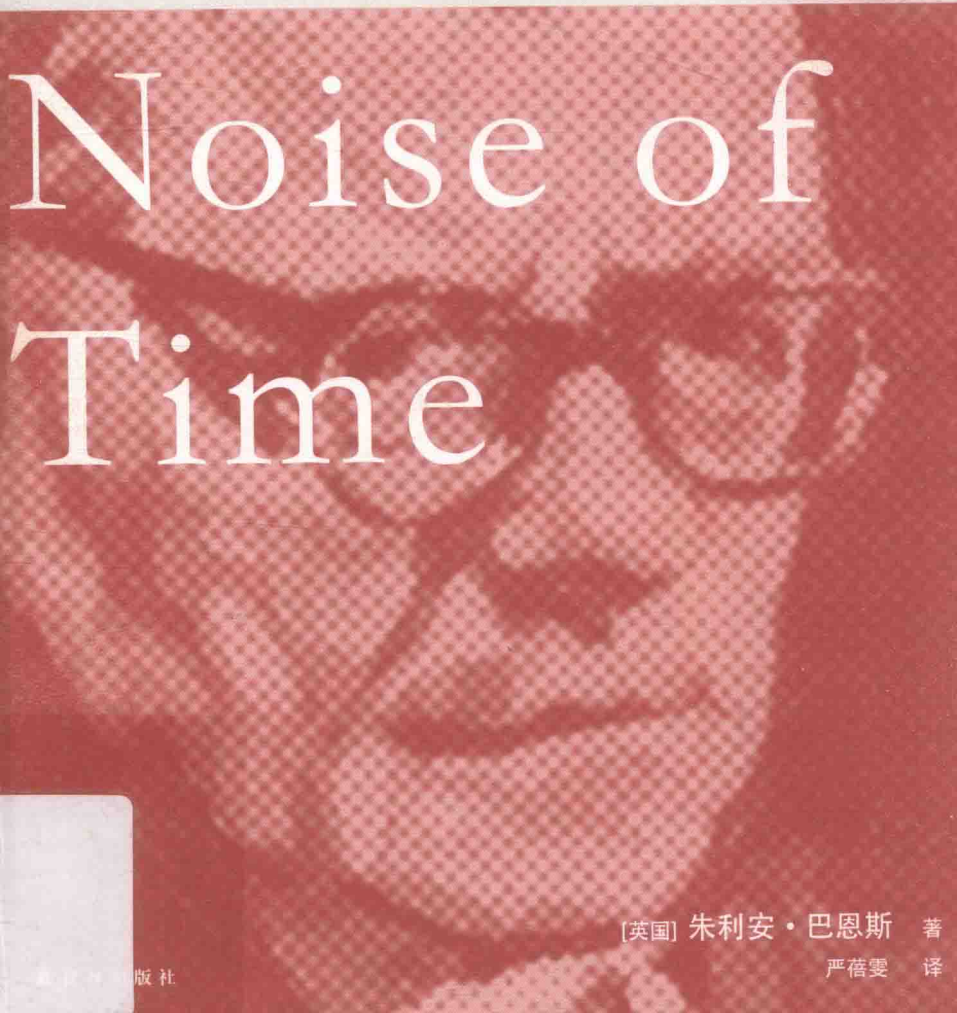


The

时间的噪音

Noise of Time



[英国] 朱利安·巴恩斯 著
严蓓雯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时间的噪音

〔英国〕朱利安·巴恩斯 著

严蓓雯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间的噪音 / (英) 朱利安·巴恩斯著; 严蓓雯译.

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8.1

(巴恩斯作品)

书名原文: The Noise of Time

ISBN 978-7-5447-6944-0

I.①时… II.①朱… ②严… III.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23893 号

The Noise of Time by Julian Barnes

Copyright © 2016 by Julian Barne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(LIA)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Malaysia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Yilin Press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6-177 号

时间的噪音 [英国] 朱利安·巴恩斯 / 著 严蓓雯 / 译

责任编辑 李浩瑜

装帧设计 金 泉

责任校对 张 萍

责任印制 颜 亮

原文出版 Jonathan Cape, 2016
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
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
网 址 www.yilin.com
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375

插 页 4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944-0

定 价 3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献给帕特

目 录

引子 / 001

第一章 在电梯旁 / 007

第二章 在飞机上 / 075

第三章 在汽车里 / 143

后记 / 227

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 / 231

——恺蒂专访巴恩斯

一个听
一个记
一个饮。

—— 谚语

这事儿发生在战争中期，那地方有个火车站台，就像周围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样，单调素朴，灰蒙蒙的。慢吞吞的火车从莫斯科出来有两天了，一路往西；还得跑上两三天吧，看煤剩多少，车跑多快。天刚蒙蒙亮，但那人——事实上是半个人——已经在木轮小推车上，朝着软卧车厢的位置，努力推着自己前进了。除了前头的操纵杆，没有别的法子驱动小车，为了不从推车上翻落出去，一根绳子穿过车底，系在了他的裤腰上。男人的手上缠着污黑的布条，因为一直在街上和车站乞讨，皮肤糙得很。

他的父亲是之前那场战争的幸存者。受村里牧师祝福后，他就出发去为祖国和沙皇而战。等到回来时，牧师和沙皇都不在了，他的祖国也不是原来那个了。他的妻子看到战争对他下的毒手，尖叫了起来。现在，又发

生了另一场战争，同样的入侵者回来了，不过改换了名姓：双方都是。但其他的都没变：年轻人仍然被枪崩成碎渣，然后被外科医生粗暴地切开。他自己的腿就是在一家野战医院里被切掉的，周围是被炮弹炸断的树木。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事业，从来都是如此。他根本不在乎。让别人去争吧，他只关心每一天怎么熬过。他已经成了一种生存技术。某种程度上，所有男人都会变成各种生存技术。

一些乘客下车来呼吸满是灰尘的空气，另一些脸贴在车窗上。这个乞丐靠近他们，开始高唱一首下流的军营歌曲。有的乘客也许会扔给他一两个戈比，听他唱歌图个乐子；另一些则直接给钱把他打发走了。有的故意把硬币扔在自己这边，硬币滚远了，他去追，双手蹭着水泥站台往前，他们大笑不已。这情景让其他人出于同情或羞愧，直接递来更多的钱。他眼里只有手指、硬币和衣袖，对羞辱无动于衷。这就是那个饮者。

两个坐软卧车厢出行的人站在车窗前，想搞清楚他们在哪里，会停留多久：几分钟？几小时？或者一整天？没公布什么消息，他们也知道不能去打听列车的动向——即便你是车上的乘客——那样你就会被列为破坏分子。这两

人都三十来岁，年纪不小了，对这样的教训已经心领神会。那个在听的人是个戴眼镜的瘦子，有些神经质；脖子和手腕上挂着大蒜护身符。他那位旅伴的名字被历史遗忘了，尽管他是那个在记的人。

坐着半个人的小推车嘎吱嘎吱地朝着他们驶来。欢快的乡村下流小曲一路向他们吼来。歌者停下来，做了个吃东西的手势。戴眼镜的人举起一瓶伏特加回敬。那是一种多余的礼貌，一个乞丐什么时候拒绝过伏特加呀？一分钟后，那两个乘客跑到站台上，跟乞丐会合。

于是，就有了三个人，那是喝伏特加时约定俗成的人数。那个戴眼镜的人还拿着酒瓶，同伴拿来三个杯子。酒快从杯子里溢出来了，两位旅客屈身祝酒。他们碰杯的时候，那个神经质的家伙转过头去——清晨的阳光在他的镜片上闪烁着——叨叨了一句什么；他的朋友笑了起来。然后他们将伏特加一饮而尽。那个乞丐举起杯子，想再要一些。他们又给他倒了一杯，然后拿走杯子，回到车上。借着酒劲在截得只剩一半的身体里奔腾，乞丐让自己朝另一伙乘客滚了过去。等到两个人重新落座，那个听者几乎忘了他说了些什么。但那个记的人，才刚刚开始记。

第一章

在电梯旁

他只知道，这是最坏的时候。

他已经在电梯边站了三小时。他在抽他的第五支烟，他的思绪在跳跃。

脸庞，名字，记忆。切下的泥煤在他手里沉甸甸的。瑞典水鸟从头顶掠过。遍野的向日葵。康乃馨精油的气味。网球场传来的妮塔温暖甜蜜的气息。一个寡妇高潮时沁出的汗液。脸庞，名字。

还有死人的脸庞和名字。

他可以从公寓里拿一把椅子过来。但他紧张的神经无论如何都要让他合乎寻常。显然，坐着等电梯看上去多怪啊。

他的情境突如其来，但又完全合乎情理。就像生命里的其他事情。比如性欲。突如其来，但又完全合乎情理。

*

他试着让思绪停留在妮塔身上，但脑子不肯听话。它

就像一只绿头苍蝇，聒噪而淫乱。它落在了塔尼娅身上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它嗡嗡嗡跑到了另一个女孩身上，那是罗扎利娅。他脸红了，是因为想到了她，还是为那个不合常情的事件暗暗自得？

元帅对他的眷顾，也是突如其来，但又完全合乎情理。对元帅的命运，也可以这样说吗？

尤尔根森和蔼可亲、胡子拉碴的脸；然后记起来的，是他母亲攥着他手腕的凶悍愤怒的手指。还有他的父亲，那个生性亲切、可爱、不切实际的父亲，站在钢琴旁，唱着“花园里的菊花早已凋谢”。

刺耳的声音在他脑海里回响。他父亲的声音，他弹奏着华尔兹和波尔卡，向妮塔献殷勤，工厂的汽笛发出了升F大调的四声轰鸣，狗冲着一个不安的巴松管手吠叫，钢衬的政府包厢下方，响起一阵打击乐和铜管乐的尖啸。

这些噪音被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打断了：升降电梯突然的嘎吱声。他的脚动了一下，踢翻了靠在腿边的小

箱子。他等着，记忆突然一片空白，只充满恐惧。电梯停在下一层后，他的手脚才听使唤。他捡起箱子，感觉里面的东西轻轻移动。这让他的思绪跳到了普罗柯菲耶夫¹睡衣的故事上。

不，那不是绿头苍蝇。更像是阿纳帕²的蚊子。随处降落，吸食血液。

站在这里，他原以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绪。但是，夜晚，孤身一人，好像是思绪在控制他。是的，人无法逃脱命运，就像诗人向我们保证过的那样。也无法逃脱思绪。

他记得切除阑尾前那天晚上的疼痛。他吐了二十二次，冲护士骂光了所有他知道的骂人话，然后乞求朋友叫个民兵来结果他，这样就可以结束疼痛了。叫他来，干掉我，不用再疼了，他恳求道。然而朋友拒绝帮忙。

1 谢尔盖·谢尔盖耶维奇·普罗柯菲耶夫（1891—1953），苏联著名作曲家，钢琴家。

2 阿纳帕，俄罗斯一城市名，黑海沿岸的度假胜地。

现在他不需要朋友，也不需要民兵了。这里有足够多的志愿者。

他跟自己的脑子说，一切都是在 1936 年 1 月 28 日早晨，在阿尔汉格尔斯克¹火车站发生的。不，他的脑子回答，不是那样的，不是在某一天某一地发生的。是在许多地方，在许多时候发生的，有些甚至发生在你出生前，发生在其他国家，发生在其他人脑海里。

*

之后，无论接着会发生什么，它都会以同样的方式，在其他地方，在其他人的脑海里继续。

他想起了香烟：一包包卡兹别克、别洛莫尔、赫泽格维娜·伏洛尔。想起有人将半打纸烟碾碎，塞进他的烟斗，桌上留下一些纸筒和碎纸片。

即使到了眼下，这是否还能修补、恢复、反转？他知

1 阿尔汉格尔斯克，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首府，历史上是俄国的重要港口。